



如 愿



莎士比亚著



如 愿

〔英〕莎士比亚著
曹 未 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 Shakespeare
AS YOU LIKE IT

本书根据 The Cambridge Edition Text,
Blackiston Co. 1944 年版译出

如 愿
〔英〕莎士比亚 著
曹 未 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插页 4 字数 71,000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8,5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重印)

书号: 10188·434 定价: (六) 0.40 元

人 物

大公爵 被流放的。

非萊得列 大公爵的兄弟，篡奪了他的權位的。

阿民斯
傑克斯 } 隨侍大公爵的大臣們。

勒布 侍候非萊得列的廷臣。

查爾士 非萊得列的角力士。

奧利佛
雅各
歐蘭多 } 羅蘭得布娃爵士的三個兒子。

亞當
丹尼 } 奧利佛的僕人。

特司東 小丑。

阿利英馬太克斯爵士 牧師。

考林
西爾撒斯 } 牧羊人。

威廉 鄉下青年，鍾情於敖德麗。

海門 司掌婚姻的神。

羅莎琳 大公爵的女兒。

芭麗亞 非萊得列的女兒。

菲比 牧羊姑娘。

敖德麗 鄉下姑娘。

貴族，僮兒，侍從各多人及其他人等。

景

奧利佛的住宅。

非萊得列公爵的朝廷上。

阿爾登森林。

第一幕

第一場 奧利佛住宅的墓園

〔歐蘭多同亞當上。〕

歐蘭多 我記得，亞當，本來是這樣的：遺囑上祇不過留給我少得可憐的一千個金鎊，同時，像你說的，還吩咐我的哥哥，爲了得到他老人家的祝福，叫他好好地照顧我；然而我的痛苦却從此開始了。他把我的二哥雅各送到學校去，成績單上說他的成績優良；至於我，他把我同鄉下人似的管教在家裏，或是說得更正確些，他把我關在家裏不管教我；因爲你看，像我這樣的名門子弟，他養我同養活一頭牛差不多，你能把這個叫做管教嗎？他養他的馬也比養活我好些；他的馬除了有精細的糧草以外，還有人訓練，他還爲了牠們出了高價僱來騎師；而我呢，是他的兄弟，在他的手下却祇是一無所得，一個勁兒地笨長；從這一點來看，我受到的這一點恩惠，就是他糞堆上的那些畜牲也不是沒有受到。除了他慷慨地施予給我的這種大量空洞無物之外，那自然之

神所賞賜給我的一點點恩禮，他也似乎用他的那副面孔把它們褫奪去了：他叫我同他的奴才一起吃飯，他不給我做兄弟的地位，而我本來有的，同他一般多的，高貴成份，他也似乎要用這種管教把它摧毀。亞當啊，叫我悲哀的就是這個；我亡父的精神，我想我是有的，現在要開始反抗這種奴役了：我絕不能再忍受了，雖然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妙計可以脫身。

亞當 我的主人，你的哥哥，從那邊來了。

歐蘭多 你且走開一步，亞當，你會聽見他怎樣粗魯地對待我。

〔奧利佛上。〕

奧利佛 喂，先生，你在這幹什麼好事？

歐蘭多 沒幹什麼：又沒有人叫我幹什麼好事。

奧利佛 那麼，你又在這幹什麼壞事，先生？

歐蘭多 可不是，先生，我正在這裏幫助你用懶惰和閑蕩來糟蹋你那上帝所創造的一個可憐無用的兄弟呢。

奧利佛 倒會說，先生，去做點有用的事吧，暫且做個有用的人。

歐蘭多 我替你養豬，難道還同牠們一起吃糠不成？我究竟浪費了你的多麼大的一份家財，叫我倒霉到這種地步？

奧利佛 你可知道你是在什麼地方，先生？

歐蘭多 唉，先生，清楚得很，是在你的墓園裏。

奧利佛 你可知道你是站在什麼人的面前嗎，先生？

歐蘭多 是啊，比我在他面前的那個人知道得還清楚呢。我

知道你是我的大哥；同時，僅僅在血統的關係上，你也該這樣承認我才是。國家的習俗認為你比我更有權利，祇因為你是第一個出世的；但是，即使在我倆之間有二十個兄弟，這一種習俗也不能說我不是這一家的人：我接受我父親的遺傳同你一樣多；雖然我也承認，你比我早些出世就更能够得到他的看重。

奧利佛 什麼話，小伙子！

歐蘭多 算了，算了，大哥，來這一手你還太嫩呢。

奧利佛 你敢同我動手，雜種？

歐蘭多 我不是雜種；我是羅蘭得布娃爵士的小兒子；他是我的生身之父，誰敢說這樣的父親養得出雜種來，他才是一個雜種的雜種。如果我不看在手足的情面上，我就絕不能放你，我要用一隻手扼住你的喉嚨，用另一隻手剷掉你的舌頭，你敢說這樣的話：你是罵你自己。

亞當 兩位好主人，不要吵架；看在你們去世的父親面上，你們一定要和睦。

奧利佛 放我走，我說。

歐蘭多 我不能放你，須得我高興：你要聽我說。我的父親在他的遺囑裏吩咐你給我良好的教育：而你却同鄉下人似地看待我，一切上等人的修養你都把它隱藏起來不讓我接近。現在我父親的精神在我心裏壯大起來了，我再也不能忍受這一份：所以你得答應我，或是給我種種上等人物的待遇，或是把遺囑裏規定的那一份少得可憐的產業給我；我要用它自己去碰我的運氣。

奧利佛 你要去幹什麼？花完了，去討飯嗎？好吧，先生，你給我進去：我再也不能受你的氣了；你可以滿足你的一部分心願：我求求你，離開我吧。

歐蘭多 除了爲了我的切身利益之外，我才不會多來麻煩你。

奧利佛 你也跟他一塊滾，你這老狗。

亞當 我的酬報就是“老狗”嗎？真是活該，爲了侍候你，我的牙都掉光了。上帝保佑我的老主人吧！他都不會說出這樣一句話來的。

〔歐蘭多及亞當同下。〕

奧利佛 竟敢這樣？你現在要來欺壓我了？我一定要治治你的犯上的毛病，而且我也不能給你那一千個金鎊。來啊，丹尼！

〔丹尼上。〕

丹尼 大人喊我嗎？

奧利佛 是不是公爵爺的角力士查爾士來了，要見我？

丹尼 回稟大人，是他來了，在大門外面等着見你。

奧利佛 叫他進來。（丹尼下）這才是個好辦法；明天就是角力的日子了。

〔查爾士上。〕

查爾士 你大人早安。

奧利佛 好查爾士先生，在新朝廷上有什麼新新聞嗎？

查爾士 朝廷上沒有什麼新新聞，大人，還是那些老新聞：就是，老公爵被他的兄弟新公爵攆出去了；有那麼三四

位知趣的大臣也自動地跟着他走了，他們的土地同收入都叫新公爵更加富裕了：所以他也就樂得由他們去流浪了。

奧利佛 你可知道，老公爵的女兒羅莎琳，是不是也跟她的父親一起被流放了？

查爾士 啊，沒有；因為這新公爵的女兒，她的堂房妹妹，非常地愛她，她們倆從睡搖籃的時候起就是一起長大的，她寧願跟她一起流放，不然就會因為留在家裏而抑鬱地死掉的。她現在還住在宮裏，她叔叔愛她倒也不亞於愛他自己親生的女兒；真是從來都沒有見過有兩位貴小姐相愛得像她們這樣的。

奧利佛 老公爵又住在什麼地方呢？

查爾士 聽人說，他已經到了阿爾登森林，還有許多無憂無慮的人們同他在一起；他們住在那裏就像古代英格蘭的羅賓漢似的：還聽人說，每天都有許多年青的高貴人物蜂擁似地到他那裏去，好像是在黃金盛世一樣，無憂無慮地打發着歲月。

奧利佛 我問你，你是不是明天要在新公爵面前角力獻技？

查爾士 是啊，正是，大人；我所以才特地來報告你一件事。我私下裏聽說，大人，你的兄弟歐蘭多打算在明天化了裝來同我較量一下身手。而明天，大人，我是要爲了保持我的英名出場的；無論誰，若是想在退場的時候還保住他的完整的四肢的話，就得特別留神才行。你的兄弟年紀又輕，胳膊腿又嬌嫩；爲了我敬愛你，我很不願意

把他摔壞，可是如果他下場的話，那麼爲了我的英名，我却必須這樣做：所以完全出於我對於你的敬愛，我才特地來告訴你這件事；希望你能攔阻他叫他不要去輕於嘗試，否則便祇有叫他當場出醜了；因爲這乃是他的咎由自取，完全不是我的本意。

奧利佛 查爾士，我謝謝你對我的好意，你將來一定會受到我大量的酬報。我本人也曾注意到我兄弟的這種打算，而且曾在暗地裏苦苦勸過他不要去嘗試，但是他却堅決不肯。我告訴你，查爾士，他實在是全法蘭西的一個最倔強最執拗的年青人；滿心是野心，無論誰有什麼長處他都要嫉妬地競爭，甚至對於我，他的親哥哥，他都秘密地懷藏着惡意的陰謀：所以，你看着辦吧；我寧願你扭斷他的脖子同扭斷他的指頭似的。同時你最好還是要特別當心；因爲如果你祇是輕輕地爲難了他一下，或是如果他沒有在你身上大大地顯揚他自己的話，他就要給你下毒藥，用各種各樣的陰險詭詐的辦法叫你上圈套，除非他用什麼直接間接的手段要了你的命，他就永遠不同你甘休；因爲，我告訴你，我說這話幾乎都要流淚了，在這個世界上簡直沒有一個這樣年青又這樣毒辣的人。我這樣說還是看在兄弟的情面上；如果我把他的真實面目揭給你看，我一定要臉紅又流淚，而你也一定臉色青白嚇掉了魂。

查爾士 我真高興我來見了你。如果他明天真來的話，我一定給他點厲害；如果他還能一個人走着回去，我就再也

不靠賣藝吃飯了：就這樣，上帝保佑你大人！

奧利佛 再見，好查爾士（查爾士下）。現在我要去鼓動這一位小勇士了：我希望看見他斷送了小命一條；因為，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從心坎裏恨他入骨。但是他却彬彬有禮；從來沒有進過學校，可是他却知書明禮；全是高尚的心思；各色人等都像着了迷似地愛他；實在的，所有的人都在心裏那樣愛他，尤其是我手底下的人，他們知道他最清楚，他們把我都完全誤會了：但是這種情況不會久了；這個捧交的就會把一切都弄清楚的：此時別無他事，就是去鼓動這個小伙子了；說去就去。

〔下。

第二場 公爵宮殿前面的草地上

〔羅莎琳及茜麗亞同上。

茜麗亞 我求求你，羅莎琳，好姐姐，你高興點。

羅莎琳 親愛的茜麗亞，我所表現的快樂已經比我實際所有的多了；你還要求我更快樂嗎？除非你能教給我怎樣忘記一位被流放的父親，否則你就決無法使我想得到異常的快樂。

茜麗亞 這樣，我才看出來你的愛我原來沒有像我的愛你那樣深切。如果我的伯伯，就是你被流放的父親，流放了你的叔叔，我的父親公爵爺，祇要你還同我在一起，我就能夠教給我的愛心拿你的父親當做我的看待：如

果你對於我的愛也能同我對你的有同樣的分量，那麼你也就該這樣做才是。

羅莎琳 好吧，我就忘掉我的處境而在你的處境當中快樂吧。

茜麗亞 你知道我的父親除了我之外別無子女，並且也似乎不會再有了：真的，等他死了之後，你就去承繼他的王位；他用暴力從你父親手裏搶來的，我將用愛情還給你；憑我的榮譽起誓，我一定這麼辦；如果我背了這個誓，就叫我變個怪物：所以，我親愛的羅莎，我的好羅莎，你高興點吧。

羅莎琳 從此以後我一定，妹妹，同時還要想方法去玩。讓我想想看；你以為戀愛怎麼樣？

茜麗亞 什麼，我請問你，愛嗎，愛着玩是可以的：但是愛男人却千萬不可當真；同時愛着玩也不可過火，至少要保證在將來歇手的時候還能夠純潔地笑一笑，無損於你的榮譽。

羅莎琳 那麼，我們又玩些什麼呢？

茜麗亞 我們坐下來挖苦命運之神那個老太婆吧，叫她無心紡紗，叫她以後在送禮的時候可以公平些。

羅莎琳 我真希望我們能有這種本事；因為她的好意的確是太不恰當了；這個好施捨的瞎婆子在給女人送禮的時候，尤其是錯得利害。

茜麗亞 一點不錯；她叫某些女人長得漂亮，可是她又叫她們很少老實可靠；而那些可靠的，她又叫她們長得其醜

無比。

羅莎琳 不對，你現在是把命運之神掌管的事說到自然之神那裏去了：命運之神祇管出世以後的事，這不屬於自然之神的範圍。

〔特司東上。〕

茜麗亞 怎麼不屬於？當自然之神創造了一個美麗的人物，她豈不是也可以由於命運之神的擺佈落進火坑裏嗎？雖然自然之神給了我們聰明才智來挖苦命運，命運之神還不是可以打發這個傻子來打斷我們的議論嗎？

羅莎琳 真的，命運之神的確是待自然之神太不留情了，命運之神居然打發自然之神所創造的這個天生的寶貝來腰斬自然的才智了。

茜麗亞 也許這並不是命運的安排，而依然是自然之神的本意；她看見我們天生的才智太笨了，無法議論這些女神們的事，她才特地打發這個天生的寶貝來做我們的磨石；因為傻子的笨勁兒向來是聰明人磨煉才智的磨石。喂喂，聰明人！你到哪兒去？

特司東 小姐，你一定要去見見你的父親。

茜麗亞 是他把你封做送信人的嗎？

特司東 憑我的榮譽起誓，不是的，但是我却是被吩咐來找你的。

羅莎琳 你從哪裏學會起這個誓的，傻子？

特司東 是從一位武士那裏，他憑他的榮譽起誓說那些蛋餅好吃，又憑他的榮譽起誓說這個芥末不好吃；現在我

能堅決證明，蛋餅不好吃而芥末好吃，可是那個武士也沒有起假誓。

茜麗亞 你這又是怎麼證明的，憑你那麼一大堆學問？

羅莎琳 是啊，一點不錯，把你的聰明拿出來，顯顯身手。

特司東 你們兩個都站向前來：摩摩你們的下巴，然後憑着你們的鬍子起誓說我是個傻瓜。

茜麗亞 憑我們的鬍子起誓，如果有的話，你就是個傻瓜。

特司東 憑我的傻勁起誓，如果我有話，那麼我就是；但是如果你憑着你根本沒有的東西起誓，你就不算是起假誓：這位武士也不過是如此，他憑着他的榮譽起誓，可是他從來就沒有過什麼榮譽；如果他有的話，他也早就在看見這蛋餅同芥末之前起誓起光了。

茜麗亞 我請問你，你說的是誰？

特司東 是你爸爸，老非萊得列，所寵愛的一個。

茜麗亞 我爸爸的寵愛就足夠使他有榮譽的了：够了！你再也不許說他了；你總有一天要爲了這種刻薄嘴挨頓鞭子的。

特司東 那就更可憐了，祇許聰明人拚命地幹傻事，傻子要說一兩句聰明話都不行。

茜麗亞 說老實話，你說的倒也不錯；因爲自從傻子們的一點聰明才智都被壓制得無聲無臭以來，聰明人幹的一點傻事也就顯得分外昭著了，勒布先生從這邊來了。

羅莎琳 他的嘴裏滿都是新聞。

茜麗亞 他一定都要給我們，像老鴿子餵小鴿子似的。

羅莎琳 那樣我就要被新聞塞滿了。

茜麗亞 豈不更好；我們就該更值錢了。

〔勒布上。〕

Bon jour, 勒布先生：有什麼新聞？

勒布 美麗的公主，你錯過了許多好玩意。

茜麗亞 玩意！什麼顏色的？

勒布 什麼顏色的，小姐！你叫我怎麼回答呢？

羅莎琳 看你的口才同你的運氣吧。

特司東 或是像你命中註定的那樣。

茜麗亞 說得好：這一句說得妥貼之至。

特司東 好說，如果我不管我這行的本份，——

羅莎琳 那麼你這行的臭味就沒有了。

勒布 小姐們，你們真叫我不懂：我本來打算告訴你們一場精彩的摔交的，你們錯過了機會沒有看見。

羅莎琳 可是你還可以把摔交的情形告訴我們的。

勒布 我可以告訴你們開端的情形；如果你們小姐願意，你們還可以看到結尾；因為最精彩的還沒有上場呢；而他們就要到你們這裏來表演。

茜麗亞 好啊。說個開端，什麼死了的，埋了的。

勒布 有一個老頭兒，同他的三個兒子，——

茜麗亞 我敢講一個老故事也是這麼起頭的。

勒布 三個軒昂的青年，體格魁梧，儀表非凡。

羅莎琳 脖子上還掛一塊牌子，“天下人周知，有此爲證”。

勒布 其中老大先來同公爵爺的角力士查爾士動手；可是

查爾士一眨眼的工夫就把他摔出去了，跌斷了三根肋骨，很少有活命的希望了：第二個，第三個接着上場都落得同樣的結果。都躺在那裏；他們的父親，可憐的老頭兒，哭得好不傷心，叫所有旁觀的人都忍不住掉下淚來了。

羅莎琳 唉！

特司東 但是，先生，你所說的小姐們錯過了機會的好玩的事究竟是個什麼哪？

勒布 什麼，就是我才說的這個啊。

特司東 照這個來看，人們真是一天比一天聰明了：我還是第一次聽人說跌斷了肋骨是小姐們好玩的事。

茜麗亞 我也是第一次聽人說，我告訴你。

羅莎琳 可是，有什麼人想聽這跌斷肋骨的破聲音嗎？有什麼人喜歡看這摔斷肋骨的玩意嗎？我們要不要看一下，妹妹？

勒布 如果你們不走，你們就一定得看的；因為這裏正是被指定摔跤的場所，而且他們就要上場了。

茜麗亞 那邊一定是他們來了，我們就留一會看看吧。

〔鼓樂聲。非萊得列公爵，大臣多人，歐蘭多，查爾士及侍從多人同上。〕

非萊得列 來吧：既然這個青年不肯接受忠告，就叫他自己的魯莽去担他性命的風險吧。

羅莎琳 就是那邊那個人嗎？

勒布 就是他，小姐。